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三十二回 訪籌算暢游智佳國 觀豔妝閑步女兒鄉

話說老者正同林之洋講話，忽聽那邊有人問道：「請教主人：『比肩民』打《孟子》五字，可是『不能以自行』？」主人道：「是的。」唐敖道：「九公，你看：那兩句《滕王閣序》打個藥名，只怕小弟猜著了。」因問道：「請教主人：『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』，可是『生地』？」主人道：「正是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又猜著幾個國名。請問老兄：『腿兒相壓』可是『交脛國』？『臉兒相偎』可是『兩面國』？『孩提之童』可是『小人國』？『高郵人』可是『元股國』？」主人應道：「是的。」於是把賜物都送來。唐敖暗暗問道：「請教舅兄：『高郵人』怎麼卻是『元股國』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高郵人綽號叫作『黑尻』，妹夫細摹擬黑尻形狀，就如俺猜的不錯了。」多九公詫異道：「怎麼高郵人的『黑尻』，他們外國也都曉得？卻也奇怪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有了若干贈物，俺更高興要打了。請問主人：『遊方僧』打《孟子》四字，可是『到處化緣』？」眾人聽了，哄堂大笑。唐敖羞的滿面通紅道：「這是敝友故意取笑。請問主人，可是『所過者化』？」主人道：「正是。」隨將贈物送過。多九公暗暗埋怨道：「林兄書既不熟，何妨問問我們，為何這樣性急？」言還未了，林之洋又說道：「請問主人：『守歲』二字打《孟子》一句，可是『要等新年』？」眾人復又大笑。多九公忙說道：「敝友慣會鬥趣，諸位休得見笑。請教主人：可是『以待來年』？」主人應道：「正是。」多九公向唐敖遞個眼色，一齊起身道：「多承主人厚賜。我們還要趨路，暫且失陪，只好『以待來年』倘到貴邦，再來請教了。」主人送出門外。三人來到鬧市。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見他無數燈謎，正想多打幾條，顯顯我們本領；林兄務必兩次三番催我們出來，這是何苦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這是甚話！俺好好在那裡猜謎，何曾催你出來？俺正怪你打斷俺的高興，九公倒賴起俺來。」唐敖道：「那部《孟子》乃人所共知的，舅兄既不記得，何妨問問我們。你只顧隨口亂謔，他們聽了，都忍不住笑，小弟同九公在旁，如何站得住？豈非舅兄催我們走麼！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只圖多打幾個裝些體面，那知反被恥笑。他們也不知俺名姓，由他笑去。今日中秋佳節，幸虧早早回來，若只顧猜謎，還誤俺們飲酒賞月哩。」

唐敖道：「前在勞民國，九公曾說：『勞民永壽，智佳短年。』既是短年，為何都是老翁呢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只見他們鬚髮皆白，那知那些老翁才只三四歲，他們鬚髮總是未出土先就白了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處最好天文、卜筮、勾股算法，諸樣奇巧，百般技藝，無一不精。並且彼此爭強賭勝，用盡心機，苦思惡想，愈出愈奇，必要出人頭地，所以鄰國俱以『智佳』呼之。他們只顧終日構思，久而久之，心血耗盡，不到三四歲，鬚髮已如霜，到了四歲，就如我們古稀之外；因此從無長壽之人。話雖如此，若同伯慮比較，此處又算高壽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們見俺生的少壯，把俺稱作小哥，那知俺還是他老兄哩。」

唐敖道：「我們雖少猜幾個燈謎，恰好天色尚早，還可盡興暢游。」三人又到各處觀看花燈，訪問籌算。好在此地是金吾不禁，花燈徹夜不絕，足足游了一夜。及至回船，飲了幾杯，天已發曉。林之洋道：「如今月還未賞，倒要賞日了。」

水手收拾開船。枝蘭音因病已好，即寫一封家信，煩九公轉托便船寄去；在船無事，惟有讀書消遣，或同婉如作些詩賦，請唐敖指點。

行了幾日，到了女兒國，船隻泊岸。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遊玩。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，路過女兒國，幾乎被國王留住，不得出來，所以不敢登岸。多九公笑道：「唐兄慮的固是。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。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，不獨唐兄不應上去，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，也不敢冒昧上去。此地女兒國卻另有不同，歷來本有男子，也是男女配合，與我們一樣。其所異於人的，男子反穿衣裙，作為婦人，以治內事；女子反穿靴帽，作為男人，以治外事。男女雖亦配偶，內外之分，卻與別處不同。」唐敖道：「男為婦人，以治內事，面上可脂粉？兩足可須纏裹？」林之洋道：「聞得他們最喜纏足，無論大家小戶，都以小腳為貴；若講脂粉，更是不能缺的。幸虧俺生天朝，若生這裡，也教俺裹腳，那才坑死人哩！」因從懷中取出一張貨單道：「妹夫，你看：上面貨物就是這裡賣的。」唐敖接過，只見上面所開脂粉、梳篦等類，盡是婦女所用之物。看罷，將單遞還道：「當日我們嶺南起身，查點貨物，小弟見這物件帶的過多，甚覺不解，今日才知卻是為此。單內既將貨物開明，為何不將價錢寫上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海外賣貨，怎肯預先開價，須看他缺了那樣，俺就那樣貴。臨時見景生情，卻是俺們飄洋討巧處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處雖有女兒國之名，並非純是婦人，為何要買這些物件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向來風俗，自國王以至庶民，諸事儉樸；就只有個毛病，最喜打扮婦人。無論貧富，一經講到婦人穿戴，莫不興致勃勃，那怕手頭拮据，也要設法購求。林兄素知此處風氣，特帶這些貨物來賣。這個貨單拿到大戶人家，不過三兩日就可批完，臨期兌銀發貨。雖不能如長人國、小人國大獲其利，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當日見古人書上有『女治外事，男治內事』一說，以為必無其事；那知今日竟得親到其地。這樣異鄉，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。舅兄今日滿面紅光，必有非常喜事，大約貨物定是□分得彩，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今日有兩隻喜鵲，只管朝俺亂噪；又有一對喜蛛，巧巧落俺腳上，只怕又象燕窩那樣財氣，也不可不知。」拿了貨單，滿面笑容去了。

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，細看那些人，無老無少，並無鬚鬚；雖是男裝，卻是女音；兼之身段瘦小，袅袅婷婷。唐敖道：「九公，你看：他們原是好好婦人，卻要裝作男人，可謂矯揉造作了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唐兄：你是這等說；只怕他們看見我們，也說我們放著好好婦人不做，卻矯揉造作，充作男人哩。」唐敖點頭道：「九公此話不錯。俗話說的：『習慣成自然。』我們看她雖覺異樣，無如她們自古如此；他們看見我們，自然也以我們為非。此地男子如此，不知婦人又是怎樣？」多九公暗向旁邊指道：「唐兄：你看那個中年老嫗，拿著針線做鞋，豈非婦人麼？」唐敖看時，那邊有個小戶人家，門內坐著一個中年婦人：一頭青絲黑髮，油搽的雪亮，真可滑倒蒼蠅，頭上梳一盤龍髻兒，鬢旁許多珠翠，真是耀花人眼睛；耳墜八寶金環；身穿玫瑰紫的長衫，下穿蔥綠裙兒；裙下露著小小金蓮。穿一雙大紅繡鞋，剛剛只得三寸；伸著一雙玉手，□指尖尖，在那裡繡花；一雙盈盈秀目，兩道高高蛾眉，面上許多脂粉；再朝嘴上一看，原來一部鬚鬚，是個絡腮鬚子！

看罷，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。那婦人停了針線，望著唐敖喊道：「你這婦人，敢是笑我麼？」這個聲音，老聲老氣，倒像破鑼一般，把唐敖嚇的拉著多九公朝前飛跑。那婦人還在那裡大聲說道：「你面上有鬚，明明是個婦人；你卻穿衣戴帽，混充男人！你也不管男女混雜！你明雖偷看婦女，你其實要偷看男人。你這臊貨！你去照照鏡子，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！你這蹄子，也不怕羞！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；你若遇見別人，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，只怕打個半死哩！」

唐敖聽了，見離婦人已遠，因向九公道：「原來此處語音卻還易懂。聽他所言，果然竟把我們當作婦人，他才罵我『蹄子』；大約自有男子以來，未有如此奇罵，這可算得『千古第一罵』。我那舅兄上去，但願他們把他當作男人才好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唐敖道：「舅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；前在馱火國，又將鬚鬚燒去，更顯少壯，他們要把他當作婦人，豈不耽心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國人向往鄰邦最是和睦，何況我們又從天朝來的，更要格外尊敬。唐兄只管放心。」唐敖道：「你看路旁掛著一道榜文，圍著許多人在那裡大聲朗誦，我們何不前去看看？」

走近聽時，原來是為河道壅塞之事。唐敖意欲擠進觀看。多九公道：「此處河道與我們何干，唐兄看他怎麼？莫非要替他挑河，想酬勞麼？」唐敖道：「九公休得取笑。小弟素於河道絲毫不諳。適因此榜，偶然想起桂海地方每每寫字都寫本處俗字，即如『口（上大下坐）』字就是我們所讀『穩』字，『口（上不下生）』字就是『終』字，諸如此類，取義也還有些意思，所以小弟要去看看，不知此處文字怎樣。看在眼內，雖算不得學問，廣廣見識，也是好的。」分開眾人進去，看畢，出來道：「上面文理倒也通順，書法也好；就只有個『口（上不下長）』字，不知怎講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記得桂海等處都以此字讀作『矮』字，想來必

是高矮之義。」唐敖道：「他那榜上講的果是『堤岸高口（上不下長）』之話，大約必是『矮』字無疑。今日又識一字，卻是女兒國長的學問，也不虛此一行了。」

又朝前走，街上也有婦人在內，舉止光景，同別處一樣，裙下都露小小金蓮，行動時腰肢顫巍巍；一時走到人煙叢雜處，也是躲躲閃閃，遮遮掩掩，那種嬌羞樣子，令人看著也覺生憐，也有懷抱小兒的，也有領著小兒同行的。內中許多中年婦人，也有鬚鬚多的，也有鬚鬚少的，還有沒鬚的，及至細看，那中年鬚的，因為要充少婦，惟恐有鬚顯老，所以撥的一毛不存。唐敖道：「九公，你看，這些拔鬚婦人，面上鬚孔猶存，倒也好看。但這人中下巴，被他拔的一乾二淨，可謂寸草不留，未免失了本來面目，必須另起一個新奇名字才好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記得《論語》有句『虎豹之鞞』。他這人中下巴，都拔的光光，莫若就叫『人鞞』罷。」唐敖笑道：「『鞞』是『皮去毛者也』。這『人鞞』二字，倒也確切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才見幾個有鬚婦人，那部鬚鬚都似銀針一般，他卻用藥染黑，面上微微還有墨痕，這人中下巴，被他塗的失了本來面目。唐兄何不也起一個新奇名字呢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記得衛夫人講究書法，曾有『墨豬』之說。他們既是用墨塗的，莫若就叫『墨豬』罷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唐兄這個名字不獨別緻，並且很得『墨』字『豬』字之神。」二人說笑，又到各處游了多時。

回到船上，林之洋尚未回來；用過晚飯，等到二鼓，仍無消息。呂氏甚覺著慌。唐敖同多九公提著燈籠，上岸找尋。走到城邊，城門已閉，只得回船，次日又去尋訪。仍無蹤影。至第三日，又帶幾個水手，分頭尋找，也是枉然。一連找了數日，竟似石沉大海。呂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，唐、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，各處探信。

誰知那日林之洋帶著貨單，走進城去，到了幾個行店，恰好此地正在缺貨。及至批貨，因價錢過少，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。那大戶批了貨物，因指引道：「我們這裡有個國舅府，他家人眾，須用貨物必多，你到那裡賣去，必定得利。」隨即問明路徑，來到國舅府，果然高大門第，景象非凡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